

千里同风录

中日习俗交流

● 马兴国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我国是一个有着三千多年历史记载的文明古国，历史悠久，幅员广袤，人口众多。中华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浩如烟海，绚丽多彩，这些，都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两国间习俗的互通互润，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在日本列岛广泛流传的某些风尚习俗与我国的风俗相似，便是两国人民千百年来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明证。

日本民族是个勤于学习的民族。在明治维新前的近两千多年间，它大量地学习了我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包括风俗习惯在内的我国文化艺术。两国习俗互通互润的渠道，除一般的通商贸易外，双方官方和民间的人员往来起了巨大作用。早在日本弥生文化初期，就有我国的秦人和汉人携稻米和金属移居日本的山口县及北九州一带^①。此后，古坟时代中期；公元六世纪前后；奈良时代中期和镰仓时代末期，都分别有中国人大批去日本。他们中间有能工巧匠、文人学者和僧侣，无疑在日本大量地传播了中国的文化风俗和习惯。同样，日本皇廷也不断派人来中国修好，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公元二三八，倭女王卑弥呼曾派使节来魏。后来的遣隋使和遣隋留学生，遣唐使和遣唐留学生，以及隋、唐、宋、元、明

① 【日】樋口清之《日本人の知恵の构造》，角川文库，169页。

时来华的僧侣，必然将在我国期间耳濡目染的风俗习惯带回日本，传播开来。

由中国传流到日本的习俗，有的因种种原因，已经消亡；有的，由于承袭条件相同，仍保持着传入时的状态，至今还与中国习俗息息相通。有的，经过日本人民日久年深的咀嚼和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中和，发生变异，尽管从中尚能窥见中国古代习俗的遗风，但它已经被改造成适于当地生活环境和民族心理的日本习俗了。

世界各国民族的发展进步，都有着相似的过程，在经济生活，社会制度，文化习俗上各有相同的历史阶段。因此，许多习俗是属于各国共同的、相通的。尤其中日两国地理位置相近，气候、环境相似，在各自的国度中，肯定有相似相通的风俗习惯存在。

日本人民固有的习俗，犹如滔滔的江户川滚滚长流，如同簇簇樱花千姿百态。由于本书不是日本风俗史，也不是系统的中日风俗交流史，而只是在日本风俗长河中的与中国相似的习俗支流中泛舟；从日本风俗的樱树上折下几朵小花以尝清香，因此，难免有畸轻畸重，或略或繁，挂一漏万之处。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既然是交流，就应相互往来采长补短。明治维新前，由于中日两国历史上的客观原因，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文化和先进技术，这是事实。但是，在这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日本的习俗也同样流传我国，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的风俗习惯，这也是事实。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日两国学者有关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的介绍和研究文章发表甚少，资料奇缺。由于作者水平有

限，本书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也是一鳞半爪，比重偏弱。期待本书能做引玉之砖，请中日两国有志于斯的前辈、同行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古人曾称“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汉书·地理志下》）大体说来，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导致的习尚为“风”，由于社会环境差异而形成的风尚为“俗”。风也罢，俗也罢，一般情况下，都是指习俗而言。因此，本书统称为“习俗”。习俗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继承下来的文化现象，它有科学的、健康的事象，也有迷信的、有害的陋俗。当然，迷信也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思想意识、科学技术和文化程度。出于比较研究的目的，本书涉及到了中日两国风俗习惯中的一些迷信现象，相信读者能够予以鉴别。

比较中日两国人民历史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饶有趣味的风俗习惯，尽可能详尽地捋出互润的脉络，确实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但它毕竟是用尽力维艰而所得甚少的工作，远非作者力所能及。幸运的是，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的一九八二年，我负笈日本，在日本朋友的鼎力协助下，得以体验、考察日本习俗，整理、搜集有关日本风俗的口头和文字资料。一年的时间里，或在朋友们的家宅，或去神社寺院，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民间节日，足迹所及从北海道的札幌到冲绳县的石垣岛的大半个日本，坚定了我不揣冒昧，撰写此书，就教高明的决心和勇气。借本书付梓之际，仅向邀请我赴日的川崎北扶轮国际的朋友们；向一年间无微不至照顾我

饮食起居，为我学习与研究提供方便的关口隆三先生及夫人关口竹子女士；向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等地热情接待我的朋友们致以谢忱。

关于本书书名，系根据曾经两次来明的日僧策彦周良（1501—1579年）赠明翰林全仲山诗中的一句，“相亲千里亦同风”^①蜕化而成。书中所用的插图，除照片系作者所摄外，主要选自日本弘文堂出版的《日本风俗史事典》，社会思想社的《理解日本事典》和日本图书中心的《日本风俗史》。本书写作时，借鉴了前人的大量研究成果，脱稿后，又请辽宁大学孙文良教授和天津人民出版社李洁萍同志审阅，在此一并致谢。对于书中谬误不当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马兴国

1984年10月

① 原诗为：莫道江南隔海东，相亲千里亦同风，从今若许忘形友，语纵不通心可通。

目 录

前 言

产 育	1
中日两国孕育习俗与宗教信仰	1
产神信仰与灵石崇拜 (1) 万物有灵思想与孕 期禁忌 (5) 血盆经信仰 (6)	
中日两国孕育仪礼比较	8
诞生与三日之祝 (8) 七日之祝与万物有 灵 (9) 百日·周岁 (11)	
中国冠礼对日本成人礼仪的影响	12
成人仪礼 (12) 女子成人仪礼 (15)	
婚 姻	17
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	17
法律的制约 (17) 封建伦理的影响 (21) 男尊女卑的毒害 (23)	
中国阴阳五行说的影响	24
黄道吉日 (24) 丙午奇冤 (26) 三三九度 杯 (26)	
中日婚礼习俗比较	28
结纳 (28) 婚礼 (31)	
丧 葬	35
日本丧礼习俗与中国的影响	36
魂兮归来 (36) 饰尸·哭丧 (39) 出殡 (41)	
日本葬礼习俗与中国的影响	42

薄葬令 (42)	道昭与火葬 (45)	
墓制 (47)		
日本祭奠习俗与中国的影响		50
服丧与佛事 (51)	皋陶与阎魔王 (55)	
服 饰		57
日本服装的沿革与隋唐文化的影响		57
日本服装的沿革 (57)	隋唐文化的影	
响 (59)	和服传承的特点 (65)	
日本服装禁忌与中国民间信仰		66
色彩·图案 (66)	制衣着装禁忌 (68)	
中日两国化妆习俗的互润		70
带·履物 (70)	发型·髭须 (74)	
铅白·折扇 (77)		
饮 食		80
日本饮食习俗的传承		80
从采集经济到农耕经济 (80)	从奈良朝到江	
户时代 (81)	料理流派与特点 (83)	
中日两国饮食习俗的交流		85
稻米与面食 (85)	蔬菜·豆腐 (89)	鲑·
脍 (92)	酱传入日本 (94)	茶传入日本 (95)
中日间人的往来对饮食习俗的影响 (99)		
日本饮食禁忌与中国民间信仰		101
健康习俗 (101)	食物相克的臆断 (102)	
动植物崇拜 (103)	鬼魂信仰与饮食 (105)	
节日礼仪中的饮食习俗 (106)	农业生产方面	
的信仰 (107)		
居 住		109
日本居住习俗传承特点		109

随农耕经济的出现而发展 (110) 与日本自然环境的一致性 (111)

中国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 113

寺塔建筑传入日本 (113) 京城的建设 (117)

中国住室结构的影响 (120) 园林艺术的魅力 (123) 人员往来与建筑技术的交流 (126)

日本居住习俗与中国民间信仰 131

太一神与伊势神宫 (131) 相宅·相阴宅 (132)

鬼门·厌胜 (133) 上梁祭·完工祭 (135)

交 通 137

日本车船的沿革及习俗 137

车·舆 (137) 船只制造 (139) 航海技术的交流 (141) 水神信仰 (144)

日本驿道的历史及习俗 147

驿马传马制 (147) 关津·过所 (149) 道照的故事 (150) 道祖神·石敢当 (151)

宗教信仰与交通习俗 153

山岳信仰 (153) 宗教信仰 (155)

娱 乐 158

中日博弈习俗交流 158

象棋 (158) 双陆 (160) 围棋 (161) 麻将 (164)

中日游戏习俗交流 165

风筝 (165) 斗鸡·斗草 (167)

中日体育习俗交流 169

马毬 (169) 蹴鞠 (170) 秋千 (172) 相扑 (172) 柔道 (175)

中日乐舞、戏曲交流 176

伎乐・散乐 (177) 能 (181) 歌舞伎 (183)
杂技 (188)

岁 事————— 191

源自中国的岁时节日193

踏歌 (194) 释奠 (195) 重阳 (196)
冬至 (198) 大雉 (199)

源于佛教的节日202

涅槃节 (202) 佛诞节 (203) 盂兰盆
节 (204)

受中国影响的岁时节日209

新年 (209) 袷袂与维祭 (213) 端
午 (215) 七夕 (219)



从生到死是人的自然生长的全过程，任何人在他的一生中都要走过诞生、婚姻、死亡等阶段。这些人们必须通过的民俗仪礼，称作人生礼仪。在人生礼仪中，诞生是基础，没有诞生就没有人，社会也就不复存在。所以，我们先从中日两国产育习俗谈起。

中日两国产育习俗与宗教信仰

产神信仰与灵石崇拜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了他和马克思合写的一篇手稿中的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①在人们看来，婚姻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而且，它的主要目的在于种族的繁衍，妻子的主要任务是生育子女，延续继承家业的世系。因此，早在婚礼仪式中，就已把祝福生育作为主要内容，我国的“撒帐”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61页。

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戊辰杂抄》称：“撒帐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帐中共坐，饮合卺酒，預告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果多，得子多也。”可见，早在汉武帝时，我国就有在撒帐时借用“果多”，来祝愿“得子多”的习俗。就民间婚礼而言，我国的北方地区，婚礼时向新婚夫妇的寝帐撒枣、栗，借枣(早)栗(立)子的谐音祝愿早生贵子；南方江浙一带，新娘下轿时，大都以铜钱撒地，称“鲤鱼撒子”，借生殖能力颇强的鲤鱼，表达多子多孙的愿望。婚后，倘若不孕，人们不仅仅停留于祝愿，而且乞灵于宗教迷信，祈祷神灵赐子。在我国的民间信仰中，西汉以后被奉为神明的西王母，就是妇女祈求授子的对象，称为送子娘娘。从过去广布各地的王母娘娘庙，可以看出她的影响之大。

在日本，妇女祈求妊娠的神明是木花咲耶姬（又称木花之佐久夜毗卖）。木花咲耶姬这一名字意为樱花盛开，她是《古事记》神话故事中的一位女神、天神迺迺尔命之妻。她在临产前，为澄清丈夫对其贞节的怀疑，发愿说：“如果我所怀的是国神的孩子，就不能顺利地生下来，如果是天神的御子，就将顺利无阻地降生。”说罢，走进产房，以泥土封闭入口，点火烧房。在火势正旺时，生下了火照命等三兄弟^①。后人据此神话，将木花咲耶姬奉为授子神，到处盖起以她为祭神的子安神社。除授子神外，日本各地尚有祭祀保佑顺利生产、母子平安的产神的习俗。埼玉县西部地区广为祭祀的产神叫产泰神。据说，古时有一对青年男女相亲，约定如果

① [日]安万侣：《古事记》，邹有恒、吕元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51页。

男方同意，便喝掉女家献的茶水。果然，小伙子喝茶后高兴而去。姑娘也十分中意，兴冲冲来收拾茶具。忽然发现茶杯里尚有剩茶，便不由自主地一饮而尽。谁知一个月后，竟有了受孕的征兆。小伙子怀疑姑娘的贞操，说：“你坐在芭茅草垛中间，点上火，如果你在火中安然生产，就证明孩子是我的后代。”姑娘照此办理，果然在烈火中生了个男孩。小伙子悔恨万分，连连认错，并提出与姑娘结婚。可是，姑娘却执意拒绝，削发做了尼姑。后来，她在临死时发誓，愿此身化为神明，保佑妇女生育平安，免去苦痛。于是，后人将她祭为产泰神。我们可以发现，木兰咲耶姬是在点火的房里生育；这位姑娘（产泰神）是在燃烧的草垛上产子。《古事记》神话中的女神伊邪那美命，在生火神时阴部被烧伤而死亡。三位女神的生育都与火有关。在冲绳民间俗信中，产神便是火神。在我国的鄂伦春族中，以老年妇女为火神，天天向火神奉献食物。这些信仰都源于把火奉为自然神信仰，把火与女性连结在一起，很可能与妇女发明用火、保存火种，和女性在母系氏族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有关。

在日本的产神信仰中，顶礼厕所神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在日本各地，都流传厕神可以免除产妇难产之苦的说法，越是临近产期，产妇就越要积极地清扫厕所。据说厕所越干净，分娩就越顺利，孩子也越聪明。栃木县小山市的习俗是，产妇生育后，在厕所内供上红豆米饭、盐，摆上筷子，母亲抱着婴儿参拜厕神^①。追溯日本厕神的源流，有两种可能：一是源于佛教。佛家奉乌瑟沙磨明王为厕神，称他有点燃火炬，驱逐邪魔的法力。另是源于中国神话的厕神。据

① [日]宫田登：《神の民俗誌》，岩波书店，40页。

苏轼《子姑神记》，唐时寿阳刺史李景纳山东莱阳姑娘何媚为妾，但为原配夫人曹氏所不容。在正月十五日夜，曹氏将何媚暗杀在厕所里。后来，上帝封何为厕神。我们认为日本的厕神与中国这一神话是一脉相承的。理由之一，中国厕神紫姑是女性的化身，奉为妇女产育的神明，易于接受。其二，佛教视厕所为神圣之地，视妇女为血秽之人，两者很难捏合一处。三是，如同上述，栃木县在厕所内上供的习俗，可以视作中国民间于正月十五日在厕所里祭祀厕神的翻版。

灵石崇拜也是人类繁衍在宗教里的反映。它以性器作为信仰对象，是原始时期性信仰和古老的大自然崇拜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说是不分种族、国界普遍存在的民间信仰。我国古代的很多民族把灵石当作女性神灵的膜拜对象，水族、苗族和白族中有些妇女不育，便去深山敬岩石。四川盐源县左所地区有一个石洞，求育的人们往石洞里丢石块，据说中者受孕。这些现象在日本也有流传，一些被称作“子种石”、“子孕石”的石块，成为祈求怀孕妇女们膜拜的对象。

随着母系氏族的崩溃，父权制居于支配地位，出现了石祖崇拜。石祖也是灵石，是形状颇似男性生殖器的自然石。四川省木里县大坝村有一个鸡儿洞，洞内供一个石质男性生殖器，一些不育的妇女进洞内烧香上供后，在生殖器上坐一会儿。该县的俄亚乡卡瓦村也供有石祖，求育的妇女进洞里向石祖烧香叩头，在水池里洗浴，然后在石祖上汲喝圣水^①。日本的石祖祭祀方法同于我国，有些求子心切的妇女，甚至在深夜搂抱石祖^②。神奈川县秦野市，每年正月十四日举行祭典，成年男女向石祖膜拜，祈求保佑子孙满堂。

① 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485页。

② 〔日〕《日本风俗史事典》，弘文堂，343页。

万物有灵思想与孕期禁忌

我国民间称妇女怀孕为“有喜”，也就是说这是一件喜庆的事情。为了保障孕妇平安分娩，各民族各地区对孕期都有一定的禁忌。这些禁忌有的属于正常的卫生保健；有的则出于万物有灵的信仰。日本民间普遍流传的各类禁忌中有：孕妇吃双子栗子生双头畸形儿；吃兔肉生子女兔唇，吃鸡鸭肉生子女手指连在一起，吃海贝生子女舌头长，用大海碗吃饭生子女嘴大；孕妇看见火灾生下孩子有红痣，在锅盖上切食品生残疾儿^①。这些禁忌和我国的孕妇食生姜、兔肉，子女长六指、兔唇的禁忌如出一辙，都是借用了一些动物或物品的音、形、义形成的。日本孕妇大多在妊娠五个月开始系腹带，开始系带那天多在戌（犬）日。有趣的是福岛县的猪苗代湖南村，孕妇在腹带里掖上一段干燥了的熊肠。据说，这是用分娩轻松、迅速，且无痛疼的犬和熊来比喻自己，以求生产顺利。

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第九回“葵姬”，描写的就是葵姬频频阵痛，即将分娩时，各处法会加紧祈祷，诵读《法华经》，驱逐鬼魂。在古人看来，分娩不顺利，必有鬼魂邪魔作祟，大户人家都要请法力精深的法师驱鬼逐魔；民间则利用可以驱除邪恶的咒具。日本广为利用的是用布和棉花制作的小人，称“天儿”。它既具有去邪安产的法力，又可防止邪恶附在婴儿身上，是孩子们的护符。还有一种用纸糊的玩具狮子狗，据说和天儿具有同等效力。这种玩具狗是受我国古代石雕狮子启发而制作的。自汉代始，我国帝王陵

^① [日]井之口章次编：《人生仪礼》，有精堂版123页。

墓前都立有石雕的狮子狗，用以避邪。这个习俗传入日本后，石雕的狮子狗又威风凛凛地守卫在日本神社门两侧。自平安时代（794—1192年）起，京都清凉殿^①也立起了这种石兽。江户时代（1600—1867年），民间艺人们据此用纸糊制了玩具狮子狗。直至今日，日本还有向儿童赠送这种玩具的风习。

血盆经信仰

我国古时已有产妇入产房分娩的习俗。《礼记》称，丈夫在产妇生产后，都不得走进产房。在日本，《古事记》神话中也有孕妇进产房生育的故事。明《日本考》说：“谅其孕妇产月临日，预选吉日，择其方向，于天井或后院僻静处所，结盖一小舍，名曰生衙（产房），令孕妇居于舍内候产。”^②日本的产房大都临时构筑，有的地方只用一次便烧掉，待怀第二胎时重新建造。在农村，紧邻马厩而筑的产房较为多见。据《日本书纪》记载，用明天皇的皇后穴穗部间人皇女在宫中视察时，不慎撞在马厩的门上，当即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厩户丰聪耳，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圣德太子。后人为了讨吉利，此后也多在马厩近旁筑产房了。

产妇在产房分娩，不仅是社会习俗，也反映了信仰观念。在古人心目中，血是生命，是力量。人们常用“血盟”表达坚贞不渝的信念。在古代日本人看来，有生理周期的女性，更接近于信仰中的神明。从神话传说的天照大神，到《魏志·倭人传》记载的倭王卑弥乎，都是女性。从《古事

^① 平安时代建于平安京的一座宫殿，是天皇日常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② 李言恭、郝杰编撰：《日本考》，中华书局，79—80页。

记》、《日本书纪》的记载和民间流传的产房习俗分析，日本早期产房习俗不仅有血秽思想的影响，而且更多的则反映了敬重神明、去邪驱魔的愿望。

室町时代（1392—1573年），我国的佛教血盆经信仰传入日本，改变了人们对妇女月经和分娩时出血的认识，视之为污秽的行为。血盆经信仰产生于我国的明代，《佛说目连正教血盆经》认为，女人生产时流出的血，碰到地面，就污秽了地神；在河里洗生育期间弄脏了的衣服，污染了水，人们无意中用这水供佛，就污秽了神明。不过，中国的血盆经系指应当下血池地狱的女性，限于在特定供佛的日子里性交、以血污秽佛祖、产后二十天内接触井或灶等罪孽深重的女人，她的丈夫也应负十分之三的罪责。此外，男人若有好色、宿娼、贪婪、聚赌等不轨行为，也同样在数难逃。但是，传入日本后，却仅仅限于女性有罪了。传入初期时尚单指生育时的血秽，到了十九世纪，又加上了月经血秽。血盆经信仰不知愚弄、残害了多少善良的女性和婴儿。

从产秽期限的变化，也可以看出血盆经信仰传入日本后，对日本血秽观念的巨大影响。公元九六七年开始实施的律令施行细则《延喜式》卷三规定产秽期七天，“以生为始”。可是到了血盆经信仰传入的室町时代，就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期限^①。埼玉县儿玉町有座东西约九米，南北约七米的石塚，据说曾用作产房。家人把即将临产的孕妇送进石屋里，直到产后一周，产妇和新生儿只能以水和乌梅干维持生命。产后第七天夜里，家属在石塚外边呼喊，待产妇回答后，将母子领到外面，给新生儿洗身，为产妇更衣。然后，让她们回到这石塚里，再住上二十天^②。

① ② [日]宫田登：《神の民俗誌》，岩波书店，29—33页。

中日两国孕育仪礼比较

诞生礼是人生仪礼中的开端礼，从诞生，经洗三、七日、满月、百日到周岁，都可以称作是诞生礼的过渡礼仪。由于中日两国地理位置和居住环境的相近，古时大批秦汉移民去日定居，自隋唐以来，两国人员往来频繁，中国社会的一些信仰和习俗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中日两国的诞生礼和诞生礼的过渡礼仪极为接近，就是明证。

诞生与三日之祝

我国习俗，“就蓐分娩讫，人争送粟米炭醋之类”（《东京梦华录》），纷纷向生父道“大喜”，表示祝贺。婴儿的父亲必设酒宴答谢。在日本，新生儿出生后，家人马上向产神供上“产饭”，并请产婆、帮忙的人和前来贺喜的至亲共食。产饭做得越多，吃的人越多，孩子将来的日子就越好。值得注意的是留给新生儿的产饭乃至过渡礼仪中为婴儿食用的米饭的碗里，都要摆上几粒小石子，借以祈愿孩子的牙齿比石子还要坚硬。可以认为，这种习俗是产生于远古时期的石崇拜思想的沿袭。我国古代神话的女娲炼石补天，精卫衔石填海，都反映了古人对石头的神秘观念。因此，日本习俗在新生儿碗里摆上石子，无疑是家长求助石神保佑孩子茁壮成长的良好愿望的反映。

我国古时称产后三日为“三朝”，“三朝与儿落脐灸囟”，表示新生儿已正式进入婴儿期。明《日本考》记载了日本的灸囟习俗：三朝之祝，“用艾丸如米大，于所生之孩